访谈记录 崇明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郭正江

（访谈形式特殊 只能写篇文章）

在展宏村，我的外公正江是为数不多识字的老人。他有很多兄弟姐妹——那个年代国家鼓励生育，生七个以上就能被毛主席接见。我的太奶奶在生第五个，也就是我的小爷爷的时候难产死了。兄弟姐妹中，二姐姐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被饿死，最小的妹妹被送给外村的人家。

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结束了之后，上级放出风声，说要恢复高考。兄弟四人一开始都没把这事儿当回事。饭都没吃饱还读书呢！当时对于农村人口来说，去城里高考是天方夜谭的事情。我外公不这么想，他觉得这是个“做城里人”的好机会，所以就放下镰刀，栓起耕牛，回到一层楼的稻草茅房里挑灯夜战。他把公社里统购统销赚来半年的钱用来买初高中的各科教科书——因为以前学过小学的课程，所以基础文化水平都有。

据我外公讲，这段时间蛮不容易的。当时物资不富裕，不下地种田就没饭吃。所以就每天白天去田里左手拿书，右手象征性地耕。毕竟是大锅饭时代，所以磨洋工也没人管你。当时小爷爷骂我外公，说他不务正业，学这种没用处的东西。我外公也不管。每天太阳落山，就回到茅草屋里点一支蜡烛，坐在竹板凳上做题。

七六年高考的时间到了，爷爷问大哥借了公交钱，做了三个小时的公交车，到了陈桥镇的中学考点。外公考三天的考试，没钱住旅馆就睡在人民医院的长椅上，吃从家里带来的咸菜裹白馒头。他说，每天早中晚各一个馒头，就这样下来。

后来结果公布了，我外公打电话查询，被上海师范大学录取了。外公终于能光明正大地把手里的锄头扔掉了，搭着申崇线去市区。整个世界焕然一新。

后来“衣锦还乡”，外公接手了这一带唯一的一所小学“裕安小学”。裕安小学只有一层楼，三个破破烂烂的教室。外公的专业是语文，但是他同时教政治、美术、数学。外公不教的课，裕安小学也就没法开展，因为外公是裕安小学唯一的教职人员，同时也是校长。

这个时候外公认识了我外婆，崇明县“革命委员会”副主任的六女儿。我外公一穷二白，被乡里人讥讽为“穷教书的”。但是我外婆家给我的外婆找配偶的时候，希望能找一个文化人。这就找到我的外公—。两个人结婚后生了我妈。我的母亲郭素馨，原名石素馨，当年我外公是“入赘”进外婆家的，从中可见一斑。

我请外公谈谈教育，他说：“主观因素很大，有的学生自己不关心学习，我还可以做做教育；假如家长同样不关心孩子的学习，那我再督促也没用，只能让他自由发展。”问他对于综合素质评价，社会实践的看法：“我们那个年代社会实践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每天下午不上学，去种田。现在不可能这么折腾了，但是现在你们学生下地种种田，多吃点苦，多看看社会和人民群众。不要觉得自己在”象牙塔“里多高贵。毛主席说不能脱离群众，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有点脱离群众。假如你们多做一点职业体验社会实践，就会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。”

后来外公被调到一所更好的小学，之后晋升的越来越快，调到市重点崇明中学里做系主任。教委里有人来给他们评职称，我外公评到高级教师。说到语文教学，我外公说:“语文主要是多读文章，多读古文。书读百遍其意自现。别的学科都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多读读自然就能培养兴趣。”谈到创新精神，他表示：“创新都是从生产活动中迸发出来的，要亲自参与到一线劳动中，才能培养创新精神呀，否则只会流于形式，形而上学。”

我的外公正江真正贯彻了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的精神。他每天坚持抄《心经》和《千字文》，如今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。在我去做访谈前他还在读《古文观止》。我敬佩这样一位老人，自力更生，逆流而上，活出自己人生的价值。